

懷念黎小田



人與事
朱昌文

香港著名音樂家黎小田逝世已經五年了，他留下的許多經典作品仍不時在各個音樂平台和電視台播放，在無數樂迷的耳際縈繞，令人回味不已。

為了紀念黎小田逝世五周年，他的摯友、文化出版人石中英聯同一大群音樂及影視圈好友，日前舉辦了一場特別的紀念會：「懷念黎小田《問我》英文版《City of Hope》發布會」。會上首播了這首遵照黎小田生前遺願而創作的作品。當那熟悉的《問我》旋律再度響起，但換了英文歌詞變身《City of Hope》，往昔與今天的樂音交錯，彷彿是一場跨越時空的音樂對話，周圍洋溢着一股溫馨的氣氛。

這首《問我》英文版新歌由石中英任出品人，新進作曲家張家誠編曲監製，歌手梁凱璇Emana主唱，上海音樂人顧雯昕填詞。出席紀念會的黎小田生前好友包括有徐小明、吳雨、嚴浩、張武孝、劉錫賢以及體育界名人貝鈞奇等。大家在悅耳動聽的歌聲中懷念故人，分別憶述與黎小田交往的逸事，向這位卓有成就的音樂家表達敬意。

天賦音樂才華的黎小田，創作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其中的《問我》是一九七六年香港電影《跳灰》的插曲，由黃霑填詞，陳麗斯主唱，是戲中女主角的酒廊表演曲，以一問一答的方式表達心聲和人生態度，面世後即風行一時，至今仍流行不衰，成為最多歌手翻

唱的香港名曲之一。因此，今次主唱英文版《City of Hope》的梁凱璇表示頗有壓力，不過憑着她精湛的演唱技巧和優美的歌聲，以及吐字清晰準確的英文歌詞，贏得出席欣賞的一眾友人的熱烈掌聲。

音樂監製張家誠十分用心做好他的編曲配樂工作。張家誠表示，「小田哥」是他的恩師，給了他很多鼓勵與支持。導演嚴浩也讚賞黎小田的音樂才華，表示他導演的影片《似水流年》，主題曲由梅艷芳主唱，鄭國光填詞，黎小田編曲，旋律優美，因而影片固然十分賣座，歌曲也一直流行至今。

而《問我》英文版《City of Hope》的誕生經過，石中英表示，製作這首新歌是他與黎小田一個「生離死別的約定」。黎小田是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離世的。他在病榻最後的日子，簽署授權石中英製作此歌，用他看過認可的英文歌詞，並建議邀請他最為賞識的青年作曲家張家誠負責音樂監製。黎小田逝世後，石中英花了很大的氣力，得到一眾好友的支持，終於成功製成這首公益性新歌，圓了小田的生前心願，可慰他在天之靈。

我忝為小田母親楊莉君在《新晚報》共事多年的同事，又曾參加過小田父親黎草田創立的合唱團學習唱歌，也喜歡看小田胞妹黎海寧編的舞蹈演出，對他們一家都深有好感。日前出席這個懷念黎小田紀念會，感受到濃厚友情的溫暖。我祝願這首散發正能量的英文新歌《City of Hope》風行世界各地，今天上的小田欣然含笑，看到星光照耀香港這個希望之城。

鄱陽湖之大



如是我見
黃秀蓮

那渡頭，木材構建，茅草為蓋，頗有古意。那船，可載四五十人，無邊無際的水光與詩情畫意的錄影帶，生動地介紹了這中國最大的淡水湖。船行了足足半小時，泊岸；那岸，僅是湖岸線的一點。捨船，踏橋；那橋，不止一道，木橋之後又有浮橋。登岸是公園，供等候團區旅遊車。一程復一程，其實早已在進入鄱陽湖的天光水色裏，卻渾不知自己在湖的哪一處。湖之大，下車後就更有體會。

小型旅遊車在路標處停下來，幾個路標除了指示東西南北，還寫了引人入勝的字句——「人的內心不種滿鮮花，便會長滿野草」、「江南大草原」、「鄱陽湖大草原的風」、「前方很遠 watch out」，執筆者誰？也許是個哲人。鄱陽湖自然保護區迎客有道，叫人一見難忘。前方果然很遠，高

爾夫球車來接載，那司機驕悍，在阡陌上風馳電掣，像要跟草原的風爭逐。車繞着湖上田埂走，讓旅客穿梭其間遊目四顧，縱橫了十多分鐘，最後在打卡點放下遊客。車轍留下的痕跡有多長？哪敢說，鄱陽湖說多大就多大。

打卡點之一是瞭望橋，登橋遠望，橋下是S形步道，伸向遠方。十一月是枯水期，低窪的地方偶有泥土龜裂，裂口冒出青草，如不規則圖案。湖床長滿青草，青草長得高，便垂下來。青草如浪，向無盡頭推移，青外是青，更行更遠還生。那是沒有畫框的一張畫，下有青草綿延不絕，上有穹蒼高遠無窮，忽然一架滑翔機掠過。

草原寧靜，竟然給我極其震撼的感覺。此生未見過如此遼闊的草原，一時間，心胸為之舒暢，凡塵皆可放下，繁瑣小事世間怨怒原來不值得礙在心間，心靈境界陡然升高如汛期水漲。鄱陽湖之大，大得難以描述，大得令我頓悟。這是頓悟之旅。

頭戴「可頌」的凡·艾克夫人



藝象尼德蘭
王加

距今六百年的一代巨匠如何給愛妻畫像？作為西方美術史中最早呈現畫家配偶的作品之一，揚·凡·艾克為比他年輕十五歲的夫人所繪《瑪格麗塔·凡·艾克肖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私密的視角。此次尼德蘭藝術深度行，終於在古城布魯日的格羅寧格博物館（Groeningemuseum）中見到了這幅凡·艾克筆下的「小嬌妻」。

記得首次在畫冊上看到肖像中凡·艾克夫人的造型便過目不忘，源於腦海中突然喚起和藝術史毫無關聯的橋段：美劇《老友記》中菲比為了嘲笑好友羅斯關於《星球大戰3：絕地歸來》中莉亞公主的幻想，而在咖啡廳中隨手拿起兩個丹麥葡萄卷舉在頭兩側的一幕。揚·凡·艾克在其代表作《阿爾諾芬妮夫婦像》中女主人公也戴着同款頭飾，足以證明這種腦袋上像套着兩個「可頌」的髮飾，竟是當時尼德蘭地區勃艮第宮廷女性的流行風潮。近距離欣賞這幅畫作，能看出佩戴在寬鬚角上的角狀頭飾（Horned Headdress）其功能更像一個亞麻布頭巾的造型支撐，使得垂墜的頭巾能從鬚角後垂下並遮住頭部後側並搭在肩頭。用兩角頭飾撐起來的白色溫帕爾頭巾（Wimple）頂端有幾排帶有褶皺的花邊，此風格在當時被稱為「克魯澤勒」

（Kruseler）。揚·凡·艾克當時早已聲名顯赫，愛妻的頭飾考究也就不足為奇了，雖然這造型看起來「頭大身子小」。

到現場看真跡，除了能切身感受畫家的筆觸、用色、畫作的厚度層次這些無法在印刷品中完全還原的細節之外，還可以仔細欣賞歷史同樣久遠的畫作原框。揚·凡·艾



▲揚·凡·艾克畫作《瑪格麗塔·凡·艾克肖像》。作者供圖

克有個特點，習慣在畫框上簽名並標註日期。就像他在愛妻像的上下框邊所作的那樣。「我的丈夫約翰內斯於一四三九年六月十七日完成此畫，我時年三十三歲。盡我所能」。大師用極盡精細的筆觸將拉丁文簽注描摹出了大理石般的質感，彷彿是雕在石板非繪於木板之上。由於西畫並不像我國水墨畫有落款的傳統，其形式頗似我國傳統書畫的題籤。當然，此個人習慣不僅可視為其「炫技」的裝飾手段，對於今日鑒定畫作真偽也無疑是巨大的助力了。

值得一提的是，揚·凡·艾克還將其座右銘「盡我所能」（ALS ICH KAN）寫在了框上。畫家在為愛妻造像兩年後便撒手人寰，這幅在其輝煌藝術生涯末期完成的私密肖像無疑是他盡力而為之的範本。畫中的凡·艾克夫人以令人嘆為觀止的細節勾勒而成，黑色背景、紅色外套加白色頭巾的色彩組合簡約大氣，且將她白暫的臉頰從這三大色塊中襯托出來。其四分之三半身坐姿肖像的造型，日後更成為西方肖像畫藝術最經典的姿勢之一。從人物本身而言，凡·艾克無疑是力圖精準還原本人最真實、不加修飾的樣貌。畢竟瑪格麗塔的高髮際線讓人很難想像她才三十三歲，而她的左眼似乎略有斜視，上述外貌微瑕並未被畫家「修圖」美

化，其「求真」的藝術理念可見一斑。一張尺幅不大的愛妻肖像，足見揚·凡·艾克對於細節的偏執，比如對各種布料質感的還原。瑪格麗塔優雅的紅色長袍應是羊毛材質，領口和袖口是毛茸茸的皮革，棕灰色相間的毛料大概率是松鼠毛製成，頭頂的溫帕爾頭巾是亞麻布……對於面料材質肉眼可見的高還原度，畫家已將他手優化的油畫技法運用至爐火純青。正所謂畫龍點睛，瑪格麗塔炯炯有神的雙眼也是此作的亮點之一。畫家不單如實描摹了她的棕黑色瞳孔，更是巧妙地用兩筆白色顏料來「點睛」，在營造出清澈通透的眼神之餘，還彷彿呈現了房中的窗戶折射。託揚·凡·艾克的妙筆生輝，我們在近六個世紀後，還能直面真實的、栩栩如生的凡·艾克夫人。

半天時間逛完格羅寧格博物館，意猶未盡的我又回到了第一間陳列有揚·凡·艾克真跡的展廳。再次盯着瑪格麗塔夫人「可頌」頭飾上溫帕爾頭巾的「克魯澤勒」褶皺遠眺良久，想起凡·艾克那句座右銘，「盡我所能」。平心而論，大師真是過謙了。在我眼中，揚·凡·艾克身處他的時代，縱觀整個歐洲大陸，其技法高度都完全配得上凱撒那句名言「我來，我見，我征服」（VENI VIDI VICI）。

自得其樂



市井萬象

隨着內地旅客訪港的旅遊模式改變，即使平凡的金魚店也可能成為網紅打卡點。圖為一位市民在選購金魚，遊客則在旁打卡。

圖、文：遂初



「叮叮」的治癒



我心中的香港
香寧

兩年前的冬日，外婆長眠於黃土之下。告別了她，我隻身一人回到香港。憂傷、孤獨和無法面對她永遠離我而去的痛楚，整日折磨着我。每晚忙完工作回到自己的小屋，就會想起她曾在香港與我生活過的日子，淚水潸然而下，難以自控。

那個回港的周末午後，我呆坐沙發，望向窗口，讓記憶的閘門打開：靠窗的單人沙發，是外婆最喜歡的座位。在外公數年前去世之後，她和我父母一起生活在內地。直到我從英國畢業回香港工作，接她來小住。有段時間，我在柴灣的報社實習。有一天她輕聲問我可否帶她去看看我工作的地方。我猶豫了片刻，但想到報社的同事們很友善，就牽着她的手出門了。那時候她已是八十多歲的高齡老人，但身體硬朗，手腳麻利，步伐全然不比我的緩慢。我帶她走到堅尼地城電車總站（香港俗稱電車為「叮叮」，因為電車的鈴聲叮叮作響，很是清脆），從那裏可以一直坐到筲箕灣，這一趟，幾乎橫穿整個港島區。

我的記憶停頓在這裏，立刻換了衣服，下樓去。一路往堅尼地城電車總站走去。坐叮叮，一定要坐上層，才能飽覽港島區的景色。那日，外婆不需要我攙扶，兩隻手牢牢抓住扶手，沿着圓弧形狹窄的樓梯爬上去，自己挑了最前方的座位坐下。她的身子向着車頭的玻璃窗傾斜着，左手牢牢地抓住窗前的欄杆，右手則被我牢牢握着。

我一邊回憶着，一邊等到了前往筲箕灣方向的叮叮，攀到上層，在外婆喜歡的座位坐下。叮叮緩緩啟動，我望向左手邊，冬日午後的海面仍有些薄霧，朦朧籠罩中前往澳門的輪船搖曳而行，更遠處，有裝滿貨櫃的郵輪身影。臨海的公路邊，擁着很多拍照留念的遊客。我不等她提問，做起了叮叮導遊：這個像大海豚的地方是堅尼地城公共泳池、這裏有個上海旗袍店；這是冰室，不是賣冰棍和冰淇淋的，是小餐廳，有飯有菜有好喝的

奶茶和紅豆冰……我興致勃勃地介紹，她心滿意足地聽着。

叮叮轉進上環的海味街，撲面而來的是各種曬乾海產的微腥鹹香味，我曾買過乾瑤柱和髮菜，在家做瑤柱蛋白炒飯。但因為不會泡發，瑤柱又乾又腥，完全咬不爛。至於髮菜，更別提了，我以為和紫菜一般烹飪，抓了一把，結果整個湯鍋就像布滿了頭髮的黑水，把我和外婆都嚇得夠嗆。如今，我的瑤柱蛋白炒飯做得相當美味，可惜外婆再無口福。

在街口幾條錯落交織的路軌上，叮叮努力拐着彎。車輪和路軌的嘎嘎碰撞帶來車身的大幅度搖擺，把我從記憶中晃了出來。抬起眼，看向窗外，港澳碼頭就在左前方，暈船的外婆從未踏足澳門的土地。提筆的今日，港珠澳大橋早已建成通車，如果她在，我就能帶她去澳門了。向右轉彎，建於一九〇六年的上環西港城在眼前緩緩退後，它比外婆的年紀還要大。外婆當時指着那紅磚大樓，問我是不是戲院，這座英國愛德華時代建築風格的建築前身不過是舊街市。我當時對外婆說，別着急，到了北角就有戲院。

上環的永安和先施百貨分別於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〇年建成，見證了香港戰前戰後的滄桑巨變，如今雖不敵七八十年代中環和金鐘興建的大型摩

登百貨公司，但仍有一班念舊的老街坊捧場，維持着經營。我在叮叮上，和外婆一起見證着時代的變遷。穿越繁華的中區，抵達熙熙攘攘的灣仔，連串此起彼伏的拍打聲從鵝頸橋下帶着回聲傳來。外婆好奇，不由起身看向車身的右方，我告訴她這是傳統的「打小人」習俗。一輩子和人無冤無仇也從未在我面前說過任何人壞話的外婆，這時搖了搖頭，「何苦呀，做人不用太計較，身體好才是福！」話是真諦，可芸芸眾生，誰又忍得住爭與奪，恨與怨？何人早日參透，何人早日解脫。

經過綠意延展的維多利亞公園，撲面而來清新的草木味，公園對面的中央圖書館是我常去的地方，我一指給外婆。她轉過臉對我說，「我不識字，吃盡苦頭。現在好了，你學得多，還會講洋話。」她停頓片刻又說，「你要出力學！」如果外婆知道今天的我已經拿了三個碩士學位，她會很驚訝吧？

叮叮緩行至我曾指給外婆的新光戲院。那天演出的不是黃梅戲，是京劇，我承諾過外婆帶她去看黃梅戲，又失信於她。最終只在她的忌日，在她的墳前，打開手機，播一段黃梅戲，彷彿也是我的懺悔，那些很多我曾許諾她，卻再也無法實現的承諾。

從筲箕灣總站下車，往回再坐一趟，仍是獨自一人。沿途不再看風景，看的都是路人：謹慎牽着小女孩等待紅燈過馬路的年輕父親、騎着電單車送外賣的印巴模樣小伙子、甜蜜相擁擁擠餐廳的情侶、聚集在餐廳門口舉着酒杯交談的職業裝束中外白領們，還有很多和我一樣，獨自疾行的人們。

每個人行走在港島的人，都有屬於他們的叮叮體驗，也許關注的景色不同，也許看過的人不同，但我們終究，走過了他人走過的路，而他們，無論陌生或親密，也終將與我們，在某個或近、或遠的時刻道別。叮叮一直在港島穿行，它帶我重溫與外婆的記憶，替外婆繼續看這城市的日新月異，也終於治癒了我。

▲走過一百二十年流光歲月的香港「叮叮車」。香港中通社

